



○读画记

盘中“白金”

瑶 华

芽其味可口,受人喜爱。但经历千百年后,这种芦笋已经并不常见,在市场上的名字也改成了“芦苇笋”或“荻笋”。现在人们熟悉的“芦笋”,在20世纪初才引入我国种植。它是天门冬科天门冬属植物,中文正名为“石刁柏”,和芦苇、竹笋都没有亲缘关系。

石刁柏和观赏植物文竹同属,供人食用的部位是由地下根状茎上的鳞芽萌发而成的嫩茎。如果不及时采食,任由顶部嫩芽展开生长,它的植株就会长得与文竹越来越像。成熟的石刁柏高约100厘米至150厘米,有着粗壮的木质化茎部,并伸展出许多枝羽毛状的“叶子”,其实是多簇聚集生长的叶状枝。它名字中的“石刁”意为石头做的剑头,体现出其茎挺拔如剑,“柏”则特指形如柏树的叶状枝。不过,人们还是更习惯用俗名芦笋称呼它。

芦笋原产于欧洲西海岸,在欧洲的食用历史悠久。相传罗马帝国的首任皇帝屋大维很爱吃芦笋,还留下一

句名言“比煮熟芦笋更快”,意为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”。成书于公元3世纪至5世纪的古罗马食谱《烹饪论》里,也记载了芦笋的做法。常见的芦笋有绿芦笋、白芦笋,近年来还培育出了花青素较多的紫芦笋。

白芦笋并不是特殊的品种,它的颜色与种植方式有关。在芦笋的生长过程中,用泥土将其完全覆盖,阻断它的光合作用,使其无法生成叶绿素,芦笋就会变成奶白色,质地也更鲜嫩,原理和给韭菜遮光使之长成韭黄类似。由于白芦笋培育成本较高,价格不菲,在欧洲曾有“白金”“可食用的象牙”“王室蔬菜”等美誉。4月中旬至6月下旬是德国的芦笋收获季,许多地方都会专门举办“芦笋节”,鲜美的白芦笋自然是节日中备受欢迎的主角。

17世纪的荷兰静物画家阿德里安·库尔特,就有一幅以芦笋为核心题材的经典代表作。画中仅有一捆新鲜的白芦笋,它们随意地摆在朴素的石桌上,下方斜放着一根单独的芦笋,增加了构图的层次感。画面背景昏暗,柔和的光源自上方斜射,将芦笋自身的颜色衬托得分外光洁晶莹。这幅静物画虽简单却精致,和同时期同类题材画家着意描绘的豪华筵席、精美餐具、珍禽异果形成有趣的对照,不经意间展现出低调的奢华。或许因为“不合时宜”,库尔特在去世后近200年的时间内几乎被世人遗忘,其作品直到20世纪才逐渐得到关注。

文化界有“科场失意文坛得意”之说,虽然说不清这是巧合还是必然,但历史上从不缺少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的实例。

唐代诗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,是他的落第诗,是他生活中最暗淡冷凄的日子里的作品。当年,张继名落孙山,一肚子郁闷无处宣泄。这时,归船停泊在寒山寺外。夜里睡不着觉的张继,愁肠百转,面对点点渔火,耳闻夜半钟声,他吟道: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从此,张继成了诗坛不朽,《枫桥夜泊》红遍天下,寒山寺香火繁盛至今。

诗圣杜甫,也是几次科场失意,他最负盛名的《望岳》,就是第一次科举失败后的产物。“少年心事当拏云”,在24岁的杜甫眼里,中个把进士那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可“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”,他落榜了。他满腹的怨气、怒气、戾气、不服气,无颜见江东父老,就外出游历散心。一路东去,晓行夜宿,不觉到了泰山脚下。雄伟磅礴的大山,令杜甫胸襟舒展,多日郁闷于胸的晦气一扫而空。登高四望,只见峰险松奇,白云缭绕,远处黄河如带,心中隽永而壮美的诗句连缀成串,历史上最伟大的诗篇闪亮登场:“岱宗夫如何?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曾云,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

科场遭受重创最甚者,莫过于柳永。他“风流才调”,自信“多才多艺善词赋”,本来考得不错,曾对人夸口说,即使是皇帝临轩亲试,也“定然魁甲登高第”。可没想到,正是宋仁宗认为他放荡不羁、格调不高,就把他给黜落了,并批示:“且去浅斟低唱,何要浮名?”落榜后,柳永心灰意懒,干脆自称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,从此致力于民间新声和词的艺术创作。科场上的不幸,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,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发挥。《雨霖铃》缠绵悱恻,凄婉动人,离愁别恨,催人泪下;《八声甘州》痛苦愤懑,愁绪如水,被苏东坡巨眼识得,说其间佳句“不减唐人高处”;《望海潮》极尽铺陈,美不胜收,竟引得金主完颜亮“遂起投鞭渡江,立马吴山之志”。一时间,“凡有井水饮处,皆能歌柳词”,柳永成了婉约派的“龙头老大”。

科场失意文坛得意者的名单还可列举很长,譬如李白、孟浩然、贾岛、苏洵、唐伯虎、吴承恩、吴敬梓、蒲松龄、归有光、郑板桥、魏源……和他们同场考试的状元、探花、榜眼,早已被人忘记了,而千古留名、熠熠闪烁的,许多都是落榜者。

陈鲁民

科场失意文坛得意

●网络新词语

孤古固

董春好

“孤古固”这个梗,源自珠颈斑鸠标志性的“咕咕咕”叫声。网友把这三声鸣叫谐音成“孤、古、固”,解读出了“孤独自古以来就天然存在”的趣味含义。它既还原了斑鸠的叫声特点,又藏着点轻巧的哲学感,刚好戳中了当下年轻人对独处、松弛状态的认同。

再加上珠颈斑鸠本身筑巢极简、天性恬然的特点,“孤古固”慢慢就成了独处、坦然接纳孤独的代名词,常用来直白表达“我就想安安静静一个人待着”的松弛心态,是年轻人借自然意象消解焦虑的新鲜流行表达。

我正在书房里写稿子,忽然传来了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,是谁呢?我忙去开门,原来是小区里两个小女孩,来找我的小小孙子玩的。不巧,小孙子回他爸爸妈妈家了,我给了她们小孙子平时吃的小零食,两个小女孩道一声谢,回了。

我接着写我的稿子,过了一会儿,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,我以为是刮风的声音,没去理会。敲门声隔一会儿便响两下,又有谁来串门吗?我疑惑着拉开门,是一只泰迪狗,楼下老王家的,经常串门儿。我问它:“你

串门儿

刘琪瑞

有什么事吗?”小泰迪闪着黑亮的眼睛打量我,汪汪叫两声,我找了一根火腿肠给它,小泰迪用嘴含住,冲我摇了摇尾巴,走了。

回到书房坐下来,刚要继续我的创作,窗外飞来了两只鸟儿,咕咕咕咕叫,还用嘴啄两下窗玻璃。我认识它们,是经常来听我吟诵古诗词的两只小斑鸠,它们也来串门儿?

我抓了一把玉米粒,拉开一条缝,那只珠颈斑鸠竟飞了进来,咚咚咚啄我的键盘,嘻,它要给我续写文章吗?

清代,天津作为京师门户以及经济重镇的地位愈发凸显。康熙年间,天津完成从军事要塞到运河商业重镇的转型,康熙四年(1665)运河钞关自河西务迁津;康熙七年(1668)长芦巡盐御史署移驻天津城关;康熙十六年(1677)长芦盐运使司由沧州迁津,青州分司改天津分司。漕运、盐业的空前发达,让天津商业日渐繁荣,也引得康熙帝成为清代首位频繁到访天津的帝王。

关于康熙巡津次数,史料记载略有出入:乾隆《天津县志》记为五次,即康熙八年、二十四年、三十三年、三十七年、四十四年;嘉庆《长芦盐法志》亦载五次,为康熙二十四年、三十三年、三十四年、三十九年、四十四年。而《清实录》更详记其巡津驻蹕地,涵盖杨村、西沽、大沽、土城、三岔口、白庙、杨柳青等地。

康熙八年(1669)十一月,皇帝首临天津,驻蹕稍直口,由西门入城、北门出城,召见天津道毛寿登,详察地

●柳墅行宫沧桑录

康熙巡津驻蹕地概略

曲振明

方民情,次日还渡河观渔。总兵田进学在《重修天津阅武厅碑记》中记此事。

康熙二十四年(1685)二月,皇帝再临天津,专程到访王之俊宅邸。王之俊为天津人,先为明御马太监,后任清乾清宫五厂总督,世称“东王公”,康熙曾两度临幸其家,并御赐“卧松云”匾额。

康熙三十三年(1694)五月,皇帝驾临天津,御舟泊大沽,阅视海口,钦命在此建海神庙。建庙缘起于辽东盛京、锦州一带粮荒,彼时陆路运粮翻山越岭,耗时良久,改由大沽口海运仓粟,仅三日便抵盛京,康熙认为海神显灵,遂发帑重建海神庙并列入国家祀

典,《清实录》载其于康熙三十四年(1695)五月再谕“立海神庙”。雍正、乾隆两朝亦屡赐宸翰,道光年间重修观音阁、复建阁灯,海神庙成为大沽地区最宏伟的庙宇。

康熙三十七年(1698),皇帝巡津时命总兵潘育龙于演武场阅兵,对官兵多有赏赐;康熙三十九年(1700)更亲阅子牙河,关注河防漕运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),皇帝自杨柳青驿乘御舟南巡,途经天津。康熙五十八年(1719),成衡迎帝于西淀,蒙御赐普陀寺更名海光寺,康熙还亲书山门、寺门、大殿匾额,并赐大殿楹联,为津门添一胜迹。

康熙巡津期间,留下诸多文史遗存。他撰《几暇格物编》考辨九河故道,作《大沽口海神庙碑》记述漕运与海防始末,还赋诗作歌,其中五言《天津》一诗尽显津门盛景:“转粟排千舰,分流纳九河。潮声连海壮,树色入京多。鼓楫鱼龙伏,停帆鸕鹚过。津门秋望远,明月涌金波。”

